

蒲公英

從童年的夢說開去



已經有好幾年沒再踏上這花的城市，久違了，我這童年的夢。

這花的城市，我住了將近十年，差不多整個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都在這渡過。

公英閣小札

本來我想乘這次赴表哥千金出閣，抽出點時間再次探訪一下我的母校三寶顏中華中學，無奈時間緊迫，本想重溫一下童年的夢，曾經在這裡我寫下了我的唯一一篇比短篇長，比中篇短的小《門檻》。

我用這篇小說參加一九六九年的《大中華日報》文藝副刊編輯林驪先生主辦的《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度菲華青年小說創作比賽》，敬陪末座。

後來，又由林驪老師將所有獲獎青年的作品結集成《菲華創作》。

這部收集了所有青少年的獲獎作品，應該做為菲華文學史一部不可缺的文學創作。

記得當時好像買下二十本，陸續送人，只剩下碩藥僅存二本。

該部《菲華創作》，收集了全部獲獎作品凡十五篇，以獲獎名次排，介紹如下：

第一名是，我們香港蘇浙小學的校友施柳鶯學姊的作品《機房往事》；第二名石英的《母親回家的時候》；第三名秋心的《寒江邊上》；第四名莊幼琴的《小店之晨》；第五名《果實》；第六名陳一匡的《果實》；第七名文霖的《別》，第八名葉若迅的《我不是，不是我》；第九名吳梓瑜的《門檻》；第十名陳淑璇的《消散的迷霧》；第十一名李小清的《白玉小佛墜子》；第十二名惠嫻的《冬天去了！春天還會遠嗎？》；第十三名《呂醫生的故事》；第十四名《友情似海》，作者是留金枝；第十五名黃梅的《浮雲落日》。

那次的菲華短篇小說創作比賽，並不是菲華社會的首創，這已是第三次的舉辦了。

第一次的菲華小說創作比賽，是從一九五一年十月份開始徵稿，一九五二年三月截止，四月宣佈作品評定結果，六月頒獎。那次的獎金分三獎，第一名二百元，第二名一百五十元，第三名一百元，四至十名酌予獎勵。那時獲獎者是：第一名曾會，其作品是《當我醒來的時候》，第二名葉曼作品《初戀》；第三名林泥水作品《上天堂》；第四名若艾作品《長夜》；第五名鄭乃弘，其作品《死灰》；第六名林濤。

以上六位作家我只認識林泥水與若艾，林濤只知道他得了麻風病，最後，老死於麻風病院，他一生的故事可以寫出一

部賺人熱淚的小說。

若艾這位文藝界老前輩，生前曾任我們吳氏宗親會的秘書。

我們吳氏宗親會任過秘書的有吳友裕、吳湧泉也就是筆名若艾，以及吳天齊。無薪義務幫忙的是吳勝利，這幾位都是菲華文藝界的交交者。

禮溥老師的大作《菲華文藝六十年》把它分成五個時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〇年是「醞釀時期」；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四年為「播種時期」；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為「萌芽時期」；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〇年是「冬眠時期」；一九八一年以後又開始活動，稱為「成長時期」。

六十年來的文藝著作，王老師有如下的表述：

醞釀時期有李成之的《碧瑤集中營》，潘葵邨校長的《達忍三年》，我們磁灶鄉的同鄉吳重生的《出死入生》，與長城叢刊之一的《鈞夢集》，播種時期長城叢刊之二《海》新詩集，以及散文集《芳草集》。《菲律賓的一日》，《文聯季刊》，《菲律賓華僑新詩選》，《菲律賓華僑散文選》，《商報小說集》，《菲律賓短篇小說集》等等。

萌芽時期出版的刊物有《劇與藝》，《文藝橋》，《菲華創作》，《菲華文藝年選》等。

冬眠時間出版了《菲華短篇小說選》，《菲華散文選》，所謂冬眠時期是在軍統時期，全菲所有中英菲文刊物停止發行。

至於成長時期出版了不少書刊，有：《菲華文壇》季刊，《玫瑰與坦克》（新詩集），《稔》，《綠帆十二葉》，《茉莉花串》，《菲華文學》，《菲華新詩選》，《菲華散文選》，《菲華小說選》，以及《晨光文選》。

八十年代經常在華文報刊上筆耕的詩人有：浩青、白雁子、若艾、莊垂明、陳默、夏牧、葉若迅、蔡銘、林泉、王勇、吳天齊、幽蘭、寒松、陳和權、張琪、江一涯、鄭承偉、謝馨、亞興智、施文志、許冬橋、浪村、張斐然、月曲了、鄭麗玲、瓊瓊、一樂、蒲公英、平凡、寒冰、南山鶴、靈隨、西流水、雲鶴等人。

寫散文與小說的作家也有不少，傳統詩的有：王映青、朱云、莊無我、陳文華、鄭超然、王良超、呂良武、許綠汀、陳詩鄒、鄭鴻善、王禮賢、李貽祥、許梅哇、楊文德、劉秋彬、史文沛、施子榮、黃嘉禧、潘葵邨等等。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湧入了數不清的新僑，希望能將菲華文學帶入另一個新高潮。

2026年5月7日

老油條

日本為何不怕中國



儘管日本是個彈丸小國，它都不怕中國。從白江口到萬曆朝鮮，歷史早已刻在咱們的臉上。可是日本不敢招惹美國和俄羅斯，為什麼日本就不怕中國呢？那怕勝利也只有萬分之一，也舊敢挑釁，日本人那來的勇氣如此猖狂？

讓我們回睇到1945年當蘇聯紅軍橫掃關東軍，60萬日軍俘虜被送往西伯利亞零下40度冰天雪地，他們穿著單薄的衣裳在伐木場掙扎，日軍為了一塊黑麵包，互相爭打得頭破血流，凍死的屍體多到埋不過來，甚至被當成燃料焚燒，幾年後的勞役，六十萬名日軍，只剩下了30萬人活著回家，這使日本很長時間再也不敢覬覦北方四島。即使俄羅斯今天正深陷五年在烏克蘭戰場……

回過頭來看看美閩1945年3月9日的東京大轟炸，334架B29投下了2006噸凝固汽油彈，整個城市變成了千座熔爐，河水沸騰，十萬人瞬間蒸發不見，接著是廣島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更讓日本鬼子對美國刻骨銘心，所以現在駐日美軍基地，紋絲不動，日本首相還要給美軍飛行員墓前獻上鮮花……但反觀咱們中國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對待二百萬日本鬼子俘虜與日僑是那麼優惠又仁慈管吃管住，剛勝利後的中國，咱們的人民是那麼貧困艱苦，許多老百姓都吃不上一日三餐，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自掏腰包送日本鬼子上船回家，老蔣又以德報怨自動放棄向棄日本索取戰爭賠款，只懲處了極少數的甲級戰犯，這種以德報怨是破天荒中國人專有的舉措，非常可憐又可悲咱們卻無情換來的是今天日本篡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修改成南京事件……如今又公然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歷史創痛帶給的答案是現實的殘酷而清晰，從白江口到甲午戰爭，從十四年抗日戰爭到今日的台灣統一，日本這個民族骨子裡，始終熱衷信奉的是叢林法則，它只怕拳頭不認善意，他們從來就是喜歡賭那萬分之一的勝算率來挑戰中國……

由於中國歷史上從未為此給日本付出過毀滅性的代價，即便在唐朝明朝，中國國力鼎盛能碾壓日本時，日本照樣敢揮軍來犯，因為日本鬼子基因裡總是認為即使萬一賭輸了，對中國人那種對待戰虜手段仁慈蒼白無力的處罰沒有什麼值得可怕，最多也只不夠是來個鞠躬和道歉而已。如果賭贏了日本認為就能改變它一輩子的國運，所以日本政客如高市早苗之流右翼政客，會如此猖狂都是懷著這種僥倖賭徒心態，日本這些野心政客算準了中國人是懷著始終不渝熱愛和平的胸懷，沒有絲毫的硬手與剛氣……殊不知，時代已改變了中國人對付這種野蠻強盜的認知，當日本最近在主權問題上蹂躪綠線時，中國政府毫不含糊在12小時內，多個部門聯合同步定性發聲，任何武力介入台海都屬侵略行為，中國不需知會聯合國，可以隨時揮手痛打日本右翼鬼子，火箭飛彈，無人機將其打得頭破血流，這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中國人戰前的警告……

中國的三艘航母，十艘055大驅，四百架殲20，早已嚴陣以待。如果日本鬼子真要賭這萬分之一棋局，那麼中國應該毫不留情地用東京上空的戰機群，飽和式地打擊的導彈雨，給日本鬼子補上遲到的歷史課，就像李梅將軍用火，教會日本尊重和平，就像蘇聯用西伯利亞的嚴寒，教會日本要懂得遵守邊界，這可能會讓我們承受西方輿論的指責，但為了東亞真正長治久安，我們這代人值得被歷史銘記……畢竟要讓日本鬼子學會熱愛和平，方法從來只有一個，用日本聽得懂的話，把作死的代價，刻入民族記憶的最深處，富某日日本首相也來給中國約飛飛行員，敬獻勳章那才是東亞真正到來的時刻……中國人別太天真了，真以為高市早苗的言論，只是在打打嘴炮嗎？別真以為日本右翼鬼子不敢把戰艦開過來嗎？又別真以為日本鬼子不會先發制人來偷襲中國沿海地區嗎？若有這種想法的中國人那確實未免也太天真了……

稿於2026年5月9日

林輝煌

心鍾自響，煙火見禪

——賞讀陳客《承天寺裡的臉》有感



週末早上，我照例滑動著手機屏幕，搜索西海岸文學平台，目光落在泉州籍知名詩人陳偉客（筆名陳客）的新作《承天寺裡的臉》上，那一瞬間，彷彿清風穿堂而過，帶著刺桐城的草木氣息，將我的神思拽入了一場關於記憶與慈悲的沉潛之中。這不僅僅是一首書寫古剎的詩，更是一部微型的家族史詩，一次關於「何為慈悲」的哲學考問。詩人落筆於故土名剎，卻避開了遊人如織的香火盛景，將鏡頭拉回至最幽微的日常，在方寸詩行間，藏住了歲月的溫情與處世的真諦。

詩的開篇極具畫面感與歷史縱深。「在承天寺的晚鐘裡 / 兩張臉重疊在一起」，這不僅是視覺上的重疊，更是時光的折疊。一張是畫像上的凝固歷史，一張是舊影裡的流動往事。它們共同坐在那塊冰涼的石板條上，彷彿坐立於時間的河流之中。詩人以一種近乎殘忍的溫柔，提醒我們「別去看滿臉的皺紋」。這是一種極高的審美智慧：皺紋是歲月的戰利品，卻也是衰老的證據；詩人選擇讓我們去凝視那些被皺紋掩蓋的生命細節——「蹲在牆根看螞蟻搬家的影子」、「把最後一塊糕點 / 親自掰分成兩半的手」。

這兩個細節是全詩最為動人的「文眼」。「看螞蟻搬家」，是一種返璞歸真的童趣，是對微小生命的敬畏與共情。它消解了成年人世界的宏大敘事，將我們拉回至萬物平等的自然視角。而「掰分糕點」，則是一種物質匱乏年代留下的肌肉記憶，是分享與克制的化身。這兩隻手，不僅掰開了食物，更掰開了人心的厚度。在這裡，陳客用極簡的白描，完成了對父輩人格的塑形：溫潤、敦厚、不爭。

隨著詩篇的推進，泉州的晚風成為了連接世俗與神聖的媒介。它吹過承天寺，也吹過弘一法師輕搖蒲扇的影子。這是一個極具重量的歷史投射。弘一法師李叔同晚年駐錫泉州，在此圓寂，留下了「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絕唱。詩中借法師之口說出：「他不說慈悲 / 只說，碗要洗乾淨 / 話兒要輕輕說。」這是對傳統佛教教語的一次祛魅。真正的慈悲並非掛在嘴邊的經文，而是落實在洗碗的潔淨中，體現在言語的溫和裡。這種「日用即道」的哲學，正是閩南文化中最堅實的底色。

詩的第三節將個人的回憶拓展至人生的普遍境遇。「將來我們也會遇見許多條岔路」，這是命運的必然。面對鋪滿金銀的誘惑與長滿荊棘的困頓，詩人借父輩的言行給出了選擇：「要選那條，能讓別人也能順暢走的」。緊接著的那個畫面——

「就像父親總把樹蔭大的地方 / 讓給挑擔和忙碌的人歇腳」——瞬間擊碎了所有虛無的哲理。這是泉州古剎裡最常見的場景，也是儒家「仁」與「怨」最生動的註腳。父親讓出的不僅是陰涼，更是一種為他人著想的善良。

在結尾處，詩歌達到了精神的圓滿與昇華。「到承天寺，可以不必燒香，不必唸經」，這是對信仰本質的回歸。修行的道場不在廟宇，而在心間；修行的法門不是儀式，而是「把日常的米飯吃好，覺睡安穩」。這是一種大徹大悟後的樸素。最後，詩人呼籲「也給陌生人，留下一盞點亮的燈」。這盞燈，是物理的光明，更是心靈的暖意。

賞讀全詩，《承天寺裡的臉》通篇無華麗辭藻，皆是閩南故土的煙火氣。陳客用他那支沉穩的筆，將父親的臉、法師的臉、自己的臉，甚至每一個讀者的臉，都映照在那口承天寺的古鐘之上。鐘聲不語，卻震耳欲聾。它不說慈悲，只敲敲人心，好讓我們這些在塵世中堅硬如鐵的人，能一天天、一點點地，慢慢軟下來。這不僅是詩評的結語，更是我們每個人都該修習的人生功課。

附：《承天寺裡的臉》

在承天寺的晚鐘裡  
兩張臉重疊在一起  
一張卡在畫像上，一張在舊影裡  
他們都曾坐過那塊石板條

別去看滿臉的皺紋  
要記他蹲在牆根看螞蟻搬家的影子  
記他把最後一塊糕點  
親自掰分成兩半的手

泉州的晚風，吹過承天寺  
也吹過弘一輕搖蒲扇的影子  
他不說慈悲  
只說，碗要洗乾淨  
話兒要輕輕說

將來我們也會遇見許多條岔路  
有的鋪著金銀，有的長滿荊棘  
要選那條，能讓別人也能順暢走的  
就像父親總把樹蔭大的地方  
讓給挑擔和忙碌的人歇腳

到承天寺，可以不必燒香，不必唸經  
把日常的米飯吃好，覺睡安穩  
也給陌生人，留下一盞點亮的燈  
父親沒說過這些道理  
就像寺裡的晚鐘，它不說慈悲  
只敲敲人心。好讓我們一天天地，慢慢軟下來

黃小梅

我的公眾號不公開也不屏蔽



我的公眾號已註冊幾年了，裡面記錄著我這些年的生活點滴，是我生活軌跡的備份。雖然，有的已結集成書，但我依然默默地耕耘著，不公開也不屏蔽，因為我認為，每個人都很忙，沒有多少人會在意你的生活，你的隨筆，我們大可不必小心翼翼，何況，寫了公眾號，最後的結局，我還是會把它們結集成書，所以，我不刻意公開，也沒懷著小心思去屏蔽。至於，流量主、權重、標籤、變現等等，就讓它順其自然吧，能讓自己內心安然，就是最好的解藥。

我不推送我的公眾號，是我不想佔用大家的時間，再者，我又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真正想深入學習文學的人，大都會選擇名人的作品，我是滄海一粟，保持本份就好。我身邊好多文友都出書了，但我看得出，能好好地閱讀這些書的人並不多（我文友送我的書，我是會一字不落地閱讀的），於是，有些文友會對我吐槽，花了那多心血和金錢，又有多少人會看自己的書呢？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作品，都是自己心血凝成的，它承載著我們太多的記憶和情感，雖不是名家著作，也該敬而自珍，別人看不看是他們的事，我們只管往前走，取悅自己，問心無愧就好。太在意別人的評價，只能擾亂我們的心路，甚至摧毀了我們本來就弱弱的玻璃心，讓我們裹足不前。

我不屏蔽我的公眾號，並不是我想張揚，要知道，在這個信息爆炸的社會裡，我們的作品所為，又能搗住多少？寫公眾號，本來就是一件很坦然的事，何必藏著掖著？至於有人擔心的所謂怕熟人恥笑文筆功底不好一事，那麼，誰天生就是下筆如有神呢？還不是靠著努力一點一點地沉澱下來。這次，我的散文集分享會，上台點評的領導和嘉賓有16位，陣容確實強大，但大家對我作品的評價，一個共同點

就是：我寫的內容很真實和樸素。我沒有太多華麗的詞藻，我就是靠著真情實感把事件講清楚，當然，在文章的描寫中，用上一些美詞美句，用得好，是能錦上添花的，這點，我也正在努力中。

網上，包括我身邊的一些文友，提到了公眾號閱讀量少，沒信心繼續寫下去，還有缺少粉絲以及運營收入低等等的困惑，有人放棄了公眾號的更新，其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不容置疑，這個社會一直處在高速地運轉中，有多少人在擠進這個賽道，成功的路並不擁擠，笑到最後的人總是寥寥無幾的。

寫作，不僅要熬得住寂寞，還要大量地閱讀，適時地采風與交流，有人說，書讀多了，是會改變一個人的，我深信，飽覽書籍的人，遇事總有一種從容與淡定。

網上有人說，發佈完公眾號，自己總是不自覺地查看電腦後台的數據，隨著閱讀數據的波動，情緒也跟著波動起來。我是不管這些的，我對寫作是一種熱愛，我從寫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趣，也在別人的作品中，拓寬了視野，我喜歡那種遇事不慌不忙的信自與淡定，而堅持寫文與閱讀，就是最低的成本。

我依然常常寫文與發佈公眾號，依然不公開也不屏蔽它，也不管它是否通過平台的推薦，或有多少人在「搜一搜」裡找到我，或在公眾號的平台主頁裡獲得我的行蹤，我心安、開心、無愧即可。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ai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a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